

PAST WUHAN NEW WUHAN

老武汉 新武汉

FROM OPENING
TO REBORN

从汉口开埠 到老城新生

主编：樊枫

P从汉口开埠到老城新生
AST WUHAN NEW WUHAN
老 武 汉 新武汉

前言

FOREWORD

部城市视觉文化变迁史，既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侧面，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武汉作为九省通衢重要之地，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先后开辟了德、俄、法、日等多国租界，加强了汉口与外界之间的联系，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武汉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商业都市的转型。与此同时，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鄂主政十八年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有效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兴起，进而建立了门类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由此奠定了武汉在近代中国内地首要经济中心的地位，有“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之势。

20世纪初期以来，在伴随着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与自身城市历史的双重契机之下，武汉城市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缘条件和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中的重要代表。随之而来武汉城市化建设脚步的加快，进一步驱动了工商业活动的繁荣，同时孕育了后来商业橱窗与工业版画的兴起与发展。前者以武汉老橱窗为代表，后者则以青山工业版画为亮点。从老橱窗到青山工业版画，不同的视觉文化表达媒介，却共同见证着武汉城市视觉文化的变迁过程。当然，除了老橱窗和青山工业版画之外，随着时代的变迁，记录武汉城市视觉文化记忆的载体也越来越多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绘画层面，各种不同媒介的视觉图像层出不穷。

武汉美术馆作为武汉城市文明建设与视觉记忆传播的重要窗口，2008年开馆以来就一直积极致力于对近现代以来本土武汉城市文化艺术状态的梳理与展示。基于此，至今我馆先后对外有序

收藏关于本土武汉题材的摄影、绘画、影像等作品占1300（组）余件。可以说，对这些记录武汉城市历史与视觉记忆的作品收藏与保管、研究与展示，是武汉美术馆承载着记录、宣扬武汉城市特征的职责与使命。

记录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一方面体现在文字记叙和口头流传中，另一方面则展现在视觉图像中。由我馆自主策划的“老武汉·新武汉：从汉口开埠到老城新生”展览无疑属于后者。本次展览的叙事逻辑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老武汉版块，一个是新武汉版块。对于前者，我们选取馆藏作品涵盖开埠与设关以来的老武汉纪实摄影、七八十年代的老橱窗、青山工业版画以及个别描绘老武汉建筑的绘画作品，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以点串线来呈现老武汉城市视觉文化变迁的过程；对于后者，我们以探索未来城市文化形态为主旨，挑选以图像景观为创作媒介的馆藏当代绘画、当代影像作品，反映新时期以来的武汉城市文化视觉图像的多元化变迁。从老武汉到新武汉，既是武汉城市视觉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也是武汉城市发展史的缩影。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老武汉·新武汉：从汉口开埠到老城新生”展览项目成功入选了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从中体现出国家对美术馆藏品资源和学术研究的重视，同时也是对我馆构建本土文化梳理方式及馆藏研究能力的认可。

樊枫 武汉美术馆馆长

■ 目录

■ CONTENTS



设关与城市发展
Customs and urban development

开埠与设关
Customs 008~041

城市发展
urban development 044~075



商业与商业美术
Business and commercial art

商业
Business 078~095

商业美术
commercial art 098~123



工业与工业美术
Industrial and industrial art

工业
Industrial 126~161

工业美术
industrial art 164~189

图像的艺术形态：城市发展中的视觉文化变迁

宋文翔 / 文



对比老武汉与新武汉，在城市发展的图像叙事中观看武汉的视觉文化变迁。

与国内其它历史文化名城相比，武汉作为中心城市的历史很短，但武汉的艺术形态却格外鲜明。当老照片及其作为互文映照的各类艺术作品一起作为老武汉的景观图像诉说着社会、历史、文化等发生故事的同时，其本身也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与武汉的城市品格相吻合。老照片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老橱窗、工业版画、当代绘画、当代艺术相辅相成，互为印证，构成了一条由老武汉到新武汉城市发展叙事下的艺术形态演化佐证痕迹。武汉美术馆馆藏作品构成的叙事主线虽不完整，但碎片化的作品图像及艺术呈现作品形态所形成的逻辑叙事则清晰可鉴，这为我们认识了解武汉的城市发展及由此生成的城市艺术品格打开了一扇窗，从而窥视武汉纷繁复杂的艺术形态景观与城市发展节奏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视觉文化变迁之图像志路径。

网上查武汉的历史可知：16世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长江汉江交汇处，尤其是沿汉江（又称汉水襄河）一带地域逐渐成为汉口商业的中心地带。清初，汉水沿江码头形成以北岸为主的“八码头临一带河”的态势，“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隘露积”。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武汉也为帝国主义所垂涎。根据中英《天津条约》，汉口于1861年被强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同年设海关于汉口，名江汉关，负责督理华洋交涉事务和稽查来往船只及进出口货物、监督税务。

武汉开埠带来的城市变迁，带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之路，最为明显的是开埠带来了商贸活动的繁荣，由此导致了商业和工业在这个城市的大发展。首先是商贸活动的繁荣，比如，汉口汉正街历来就是“导财运货，贸迁有无”的水陆商埠，市场上“万商云集，商品争流”，这里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八方商贾贸易、聚居之地，正所谓“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据范锴《汉口丛谈》载，汉正街沿街店铺林立，八方商贾云集，街情民风醇厚，西段以粮油、棉、什业居多，东段以药材、参燕、金银、票号、典当为主，中段最为繁荣，密布百货、布匹、山珍、海味、纸张等大小商铺。博物馆墙上那幅1868年绘制的“汉正街地形图”就很好地为我们展现了当年“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的繁华景象。

商业的发展，给商业带来了一种新的美术形态方式，老橱窗设计就是这类需求下为商业服务的一种艺术形态。当然，橱窗设计陈列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下衍伸的，受到美术界、文学界的强烈影响。在特定时代中，橱窗设计集社会意识形态与视觉审美于一体，成为了一项综合艺术形式。2013 年麻建雄先生将他珍藏的半个世纪以来的武汉老橱窗实拍照片三百余张全部交由武汉美术馆永久收藏，这些拍摄于 1950-1980 年代初的武汉老橱窗照片，不仅呈现出 50-80 年代老橱窗的情态风貌，更从商业美术之“窗”考察本地域社会图景的变迁。

其次，武汉开埠也促进了近代工业的起步乃至工业规模的发展。1889 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充当了湖北、武汉地区早期近代化的设计者。他以“朝气蓬勃”的姿态把武汉发展成影响遍及全国的洋务中心点之一，以军用工业、钢铁工业为先导，采取重轻工业并举的办法兴建武汉近代工业体系，兴建了汉阳枪炮厂、汉阳铁厂、丝麻四局、武昌白沙洲造纸厂、武昌南湖制皮厂、汉阳赫山官砖厂等官办工厂，本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亦在官办工厂之后蹒跚起步，迅速发展。尽管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模式制约着一个时代武汉城市的发展，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湖北从手工生产进入到机器生产，武汉崛起而成为我国中部腹心地区的工业基地。近代工业的兴起为武汉城市文明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重塑了武汉的城市形象，武汉城市的综合性、多功能性，也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积蓄起内在力量。

上世纪 50 年代，武汉钢铁公司选址青山，红钢城霎时在青山这片承接历史血脉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和同样落户青山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青山热电站、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船机公司等近 10 家工业企业一道，形成了青山工业文明的理想图景，至今仍留存在老一辈武汉人的记忆中。大半个世纪的光景，青山红钢城叙述着中国工业文明的进程，书写着那火热年代的沧桑故事，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在钢城的熔炉中欣然诞生。企业文化成为工业版画的创作源泉，也为工业版画的集群化发展提供了先天土壤。半个世纪的艺术探索中，“武钢”、“一冶”工人版画群体逐渐由业余走向专业，亦成为了武汉工业版画的中坚力量，构建了武汉工业版画的整体创作面貌。武汉工业版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语境，相对单纯的价值取向和集群化发展的特殊现象，为地域美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图景。

实际上，汉口的开埠，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武汉城市的近现代化之路，引发了武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给武汉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开埠后的武汉码头滋养了热情善良、豁达豪爽、坚韧执着的武汉人，也孕育出武汉独特的城市气质和武汉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武汉人身上不断地传承与延续。

156年后，开埠时期码头上涌动的货船早已远逝，繁忙的搬运工人们也不知去向，而各国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依然在江畔矗立，成为城市的年轮和记忆；商船云集、热闹繁华的武汉码头已经变成精致宁静、开敞大气的武汉江滩，成为武汉市民娱乐观景的场所之一；连接天堑的不再只有武汉长江大桥，武汉第九座过江大桥也通车在即……大武汉的建设又开启了一页新的篇章。

2017年1月，时任湖北省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规划优化武汉长江主轴，打造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带”的宏大构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艺术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而在今天的城市的肌理中，武汉用更多的艺术文化进行着填充。2017年11月，武汉以“老城新生”为申报主题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由此成为继深圳、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国第四个“设计之都”。2018年3月，我馆以“老武汉新武汉——从汉口开埠到老城新生”申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美术馆馆藏作品展出季项目获得了成功。那么，以“老武汉 新武汉”中的“新武汉的老城新生”怎么来定位武汉新生的未来艺术形态呢？

的确，地处中国中部的武汉，自古交通较为发达，人口流动大，南北多元文化在此汇合，南北的云雨也常常在此相会，天气的快速变化，文化的多元流动，造就了湖北人敏锐、善变的气质——什么都接收得快，也抛弃得快，敢为天下先，却亦不喜持久。与此同时，码头文化、市民文化与小商品经济，使得这块地域自古有蔑视斯文正统、解构精英文化的传统，也造就了武汉人“各自为政”的独立个性，以及流动性强、地域观念薄等特质。城市是艺术最好的舞台，艺术是城市最好的活化剂，尽管武汉历史悠久，但艺术家对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远远不如今天的栩栩如生，武汉艺术家们秉承湖北“八五”新潮的探索精神，在艺术思想活跃与包容的氛围中以多元的艺术形式诠释着城市之美：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当下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时代特征的生活状态，艺术家用画笔诠释着汉上文化与景观

变迁，文学家用文字书写着市民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城市精神，他们记录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武汉，共同展示着当前的长江文化、生态特色、发展成就和城市文明。

事实上，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武汉是名副其实的重镇，它不仅拥有当代艺术策源地之一的历史，还孕育了一批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具国际声名的艺术家，同时，还在继续涌现具有实验精神的年轻艺术家，是地下、实验艺术的孕育之地。在武汉艺术领域中，当代艺术一直也都占有重要比重。虽然对于武汉当代艺术来说，对其进行地域性的考察，并不能从中发现如东北、江浙、西南、广东等地域有着较为统一的、传承的艺术脉络，武汉的当代艺术家常常彼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不仅师承关系上如此，甚至同一艺术家的不同创作阶段也很不一样。因此，如果要总结这个地域的特点，只能说武汉当代艺术的“革新”“善变”的特质较强。因此，在外界看来，武汉艺术家的作品也一直是以其流变、多元、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注：参见《中国艺术》2011年3期：严舒黎文《未来进行时——湖北武汉当代艺术发展与现状》）当然让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媒介更多样，风格主题各异的艺术创作，诸如与“图像”志有关的肖丰，与抽象的有关的詹蕤，与装置与影像、新媒体方面有关的郑达+林欣等等。毋庸置疑，武汉当代艺术在这十余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由艺术家、艺术学院、专业艺术机构、画廊、美术馆以及艺术空间会所等相关产业共同构成的艺术生态层，得到了较为重要的发展与改变，尤其是在艺术生态方面，而湖北“八五”的革新精神也依然在继续、在传承——这是留守在本土的武汉艺术家与艺术推广者的共同努力、辛勤耕耘的成果。

诚然，雾里看花还是雾。北宋苏轼在《题西林壁》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确，身在武汉，也许我们目前尚不能登上在建的绿地高楼，一览“极目楚天舒”的胜景，进而思考、通透武汉新的历史时期艺术形态的发展路径，但我们可以通过“舟间观城”的方式，清晰地观看或阅读“老武汉 新武汉”在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各个时期艺术形态的嬗变。

（策展人系武汉美术馆馆长助理、一级美术师）



第一部分

汉口开埠
后的城市发展

——
开埠与设关

老武汉 新武汉

FROM OPENING
TO REBORN

从汉口开埠 到老城新生

SHANN

NVHUMWEN

HYUNM

SVYD

蛋白照片

1890 年代汉口码头

7.5cm × 10.5cm

19 世纪 90 年代



蛋白照片

1900 年代汉口码头情景

10.5cm × 15.5cm

20 世纪初



立体照片

1900 年汉口外滩及众多码头工人（偏灰色）

17.7cm × 8.7cm

1900 年



立体照片

1900 年汉口码头搬运装运茶叶

17.7cm × 8.7cm

1900 年